

震撼心灵阅读之旅 经典文库

我的第一课
本外书

世界最具

短小精悍内容丰富
明白晓畅故事深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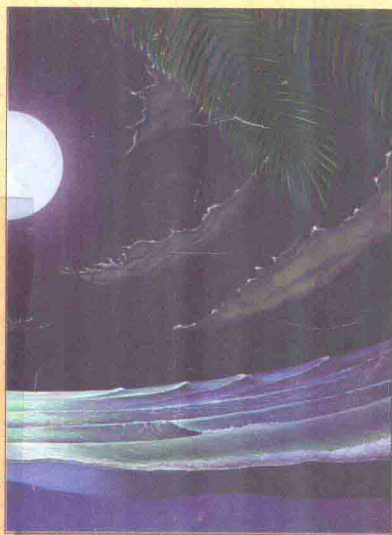


《经典文库》编委会/编

第六辑

可读性 短篇 小说

1



KEDU
XINGDE
DUANPIAN
XIAOSHUO

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

4
震撼心灵阅读之旅经典文库

世界最具可读性的 短篇小说

(1)

《阅读文库》编委会 编

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

目 录

纸币的跳跃	郁达夫 (1)
麦琪的礼物	欧·亨利 (6)
白 光	鲁 迅 (13)
秋 河	郁达夫 (19)
逃 走	郁达夫 (27)
圣女的感情	穆时英 (35)
白色的女体雕像	穆时英 (42)
药	鲁 迅 (52)
风 波	鲁 迅 (61)
柚 子	鲁 彦 (69)
不平凡的故事	彭家煌 (78)
归 途	许地山 (88)
三博士	许地山 (99)

纸币的跳跃

—— 郁达夫

绝大的一轮旭日从东面江上蒙蒙地升了起来，江面上浮漾在那里的一江朝雾，减薄了几分浓味。澄蓝的天上疏疏落落，有几处只淡洒着数方极薄的晴云，有的白得像新摘的棉花，有的微红似美妇人脸上的酡酡的颜色。一缕寒风，把江心的雾网吹开，白茫茫的水面，便露显出三两只叶样的渔船来。朝阳照到，正在牵丝举网的渔人的面色，更映射得赭黑鲜明，实证出了这一批水上居民在过着的健全的生活。

做晚上刚从远道归来。晚饭的时候陪他母亲喝酒，却醉到了好处，虽然有点动了伤感，但随后终究很舒适地熟睡了一晚的文朴，这时候也曷亨曷亨地在厚棉被里喀醒了。他全身抽动着喀了几声，向枕边预备在那里的痰盒内吐了一口带血带灰的粘重的浓痰，慢慢伸出手来把一面的帐子钩起，身体往上一移，将腰部斜靠上了床头安置着的高枕，从高楼上临江的那扇玻璃窗里，抛眼向外面一望，就看见了一幅儿时见惯，但有多多年不曾看到的，和平美丽，初冬江上的故里清晨的朝景。

“啊啊！……………”

不由自主地发了这一声也像是喀后的余波，也像是美景的激赏的感叹词之后，那一脸悲凉的微笑，又在他的油

腻得很厚的脸上呈露了出来。

“踏遍中华窥两戒，无双毕竟是家山！”

静看了一会，带着呵欠，微微地拥鼻哼了两声，他的肩上就披上了那套盖在被上的絮袍夹袄，从絮袍袋里他又摸出了一支吉士牌烟卷来点火吸上。

将上半身靠向了床栏，呆瞪着两眼，长长地把烟呼了一口，又慢慢地尖着嘴向前面舒的吐出了一口白色的烟气，他的朦胧的心里，无端竟酿起了一阵极平静极淡漠的伤痛的哀感。不过你若问他，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那这时候怕连他自己，也不能够直截了当地说出他所以要伤痛的原因来。使他伤痛的原因，似乎是很多很多，自从他有记忆以来，一直到今朝挨着病醒转在故乡的卧床上的此刻为止，二十七八年间，他所遭遇着的，似乎只是些伤痛的事情的连续。他的脑里，心里铺填在那里的，似乎只是些悲哀的往事的回思。但是这些往事，都已升华散净，凝成了极纯粹，极细致的气体了。表面上包裹在那里的，只有一层浑圆光滑，像包裹在乌鸡白凤丸之类的丸药外面的薄薄的蜡衣。这些往事，早已失去了发酵，沸腾，喷发，爆裂的热力了；所以表面上流露着的只是沉静，淡漠，和春冰在水面上似的绝对的无波。他的这时候的内心心状，天上地上，实在也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若有第二个人出来，向他动问，问他“你是在伤痛么？”的时候，说不定他竟会含笑而不言，摇着头，睁着眼，心里很满足似地否认你这问话的无根的。可是当他把第一口烟吸进又吐出的中间，他的心里却确在朦胧地，沉寂地，感触着伤感。

慢慢地长吁出了这第一口烟气之后，那枝松松卷着的

吉士牌却在他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之间停驻了好一会，一截芝麻色的烟灰无声地掉在他的褥上了。重新将右手举起，深沉地又吸进第二口的时候，一阵狂喀，却忽然间逆烟冒出，冲破了他的周围的静默。睡在后房的他的老母，这时候早已寻声而至，笃笃的走进了他的卧室。

“朴！你怎么会喀得如此之凶？听说你在吐血，现在可有血喀了出来？”

今天早晨的她的这柔和的问语，听起来却满含着无限的爱惜之情。——呵呵，母子终究还是母子——一边还在喀着，一边已在脑里这样想到的时候，他的涨红的脸上，却早已纵横流满了因狂喀而出来的眼泪，

“曷赫——曷赫——娘！——曷赫——不，——不——不要紧的。——我——我——因为现在抽了一口烟。——烟——本来是不该拍的。——昨天晚上，在火车上无聊不过，向茶房买了这一包，以后想不再抽了。”

她又走近了一步，把摆在他枕旁的痰盒拿起，伏下了白发蓬松的头，向玻璃窗的外光里仔细看了一回，就旋转身来，皱紧了眉头深深对他说：

“朴！这可不对哩，你要马上去治好它才行。东梓关的徐竹园先生，是治这病出名的，你起来，就搭轮船去吧，去看看他开一个方来，马上治好了它。”

“娘！您放心吧，我想上医院去治，这病是不十分要紧的，吃中药怕有点粘牵。”

“徐竹园先生，你总该知道吧？我去年喀血的时候，也是他来医好的。”

“他，好当然是很好的，可我终有点放心不过中医。”

“什么话呢？快起来，噢，快起来。搭早班轮船去是很快的，从这里到东梓关横竖总只有三四十里路程。”

她的这声气口吻，完全还是二十几年前当文朴的幼年在哄骗着他的模样。

“娘！您放心吧，我会到杭州上海的外国医院里去医，这病本来是没有什麼要紧的。”

“不，不，你还是快些起来，今天就去，上竹园先生那里去一趟来。”

说着她就伸手向她自己的几层衣服里面的一件贴身小袄袋里摸索了半晌，从这里衣袋的夹层底里，她却取出了一个缠得很周到的黑缎小钞袋来。小心翼翼地移动着颤抖的手，打开钞袋，从里面取出了两张簇新的兴业银行五元纸币，她又走近了半步，伸着这捏着纸币的枯手向文朴怀里一扑说：

“朴，我也晓得你的，大约你是盘缠用完了吧？这，这你先拿去用，先去徐先生那里开一个方儿来，药也顺便就在徐先生的春和堂里抓了，今晚上就在竹园先生那里过夜，煎服一帖，等明朝转一个方，抓了药回来再来煎服。”

文朴也伸出了一只左手，捏住了她那只握着还有点温热的纸币的枯手，举眼呆望着她，急切地说：

“娘！这，这算什么？我，我虽则没出息，只当了一个学校的穷教员，没有钱寄回家来给您老人家享福，可是，可是，上东梓关去的一点路费，和配药的几个钱是还，还有在这里哩。”

“暖，别说了吧，病总要先治好了它。等你好了之后，也可以寄回来还我的。”

文朴轻轻地把她的手捏了捏紧往外推了一推，她也顺势把手松了松，两张簇新的纸币就“扑答”的掉落在他的被面之上。她向文朴作了一脸哭也似的苦笑，急促他说了一句“你今天就去吧！”背转身马上就走向外房去了。文朴听她的脚步声一步一步的远了开去，一间两间的走过了几间空的卧房，一级一级的走下了楼梯。太阳光从玻璃窗的侧面射进了房来，照到了文朴的卧床帐子的上面。

他一个人还是呆呆的披着絮袍在被窝里坐着，静默的脑子里却有许多的想头在那里断续地排列。左右邻近的人在背后对他娘的苛刻的批评，说她是如何如何的鄙吝，如何如何的不拔一毛；她老人家自己的实在也是太过分了的节俭的样子，连一碗新烹的蔬菜都不忍下箸的行为，和昨天晚上酒后，她责备他自己无钱寄回家来的一段对话，他都一一的回想起来了。想到了最后，他的两只呆注在被上的眼里，忽而看见有许多重叠的红蓝新纸币在被面上跳跃，因为太阳已经射进了床里他的被上，纸币高头也照上了一条光线，而他的颊上却同时也同散珠断了线似的溢流出了几颗亮晶晶的大泪来，在那里折光返射的缘故。

麦琪的礼物

—— 欧·亨利

钱全在这里，总共是一元八角七分钱，其中六角还是零钱。这些小钱凑起来很不容易，是每次一个两个向杂货店、菜贩和肉店的老板硬扣下来的；人家虽然没有明说，自己总觉得这种交易难免会落个吝啬的恶名，而且当时羞得脸红。德拉数了三遍，企望有所增加，但还是一元八角七分钱。明天就是圣诞节了。

无奈之下，德拉倒在那张破旧的小榻上大哭起来。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别的办法。这就使一种精神上的感慨油然而生：人生是由啜泣、抽噎和微笑组成的，其中抽噎占主导地位。

痛哭可以减轻悲伤。在女主人的悲伤逐渐地由第一级降到第二级之际，让我们看一看她的家吧！这是一套备有家具的公寓，租金每周八元钱。公寓的情形不难形容，与贫民窟相差无几。

楼下的过道里有一个信箱，但是永远不会有信件投进去；还有一个电铃，却从没有人来把它按响。那里还贴着一张名片，上面写着“杰姆斯·狄林汉·杨先生”几个字。

“狄林汉”这个名号是男主人先前富裕时，也就是每周赚三十元时，一时高兴，加在姓名之间的。现在进款减缩到二十元了，这几个字看起来也有些模糊了，它们仿佛正

在慎重地考虑是否缩成一个质朴而谦虚的“狄”字为妙。但是每逢男主人回家上楼，打开房门时，女主人——就是前面已经介绍过的德拉——总是把他叫做“杰姆”，并且热烈地拥抱他。这使得这个简陋的公寓有了家的气息。

抽噎声远去了，德拉擦干眼泪，小心地在面颊上扑了些粉。她站在窗前，呆呆地看着灰蒙蒙的后院。在那里，一只灰色的猫正沿着灰色的篱笆走着。明天就是圣诞节了，而她给杰姆买礼物的钱却只有一元八角七分。几个月来，她尽可能地节省了每一分钱，结果不过如此。每周二十元本来就不充足，支出的总比你预算的多，总是这样。只有一元八角七分钱拿来给杰姆买礼物。为了给她的杰姆买一件好东西，德拉已经筹划好些日子了。要买一件精致、珍奇而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够得上杰姆持有的东西固然很少，可是总得有些相称的吧。

屋里两扇窗户中间有一面壁镜。读者也许见过房租八元钱的公寓里的壁镜。一个非常瘦小的灵活的人，从一连串纵的片断的映像里，也许可以对自己的容貌得到一个大致不错的概念。德拉全靠身材纤细，才精通了这种艺术。

德拉猛然从窗口转过来，站在镜子面前。她的两眼晶莹明亮，但是在几秒钟内她脸上的血色陡然消失。她很快地解开头发，叫它完全披散下来。

这里有必要交待一下，杰姆斯·狄林汉·杨夫妇有两样东西是他们特别引以为豪的。一样是德拉的头发；如果巴皇后住在气窗对面的公寓里，德拉如果把头发悬在窗外去晾干，那位皇后的珠宝和首饰将会相形见绌。另一样是杰姆那祖传三代的金表；如果所罗门王做了看门人，而且

把他所有的财富都堆在地下室里，杰姆每次经过那儿时都故意掏出他的金表看看，所罗门会嫉妒得吹胡子瞪眼。

此时此刻，德拉那美丽的头发披散在她的身上，像一股褐色的小瀑布一样，波浪起伏，金光闪闪。头发一直垂到膝盖下，仿佛给她披上一件金丝织的衣服。她又神经质地很快地把头发梳起来。她静静地站在那里，踌躇不定，有一两滴泪水溅落在破旧的红地毯上。

似乎下了什么决心，她穿上她那褐色的旧外套，戴上她那褐色的旧帽子。睫毛上还挂着一颗晶莹的泪珠。然后，裙子一摆，她飘然走出房门，走下楼梯，来到街上。

最后，德拉在一块招牌前停住了。招牌上面写着：“莎弗朗尼姬夫人——经营各种头发用品。”德拉犹豫了一下，继而跑上一楼，一面喘着气，一面定下神来打量店主人。那位夫人身躯肥大，肤色白得吓人，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和“莎弗朗尼姬”这个名字极不相称。

“您要买我的头发吗？”德拉问道。

夫人说：“把你的帽子脱下来，让我看看你的头发！”

于是，那股褐色的小瀑布泻了下来。

夫人熟练地抓起头发，然后淡淡地说：“二十元。”

“赶快把钱给我。”德拉说。

啊！随后的两个钟头仿佛长了玫瑰色的翅膀似地飞掠过去了。这种胡编乱造的比喻颇不合理，但请读者不要介意！总之，德拉为了给杰姆买礼物，搜索了所有的铺子。

最后，她终于找到了。它确是专为杰姆制造的，决不是为了别的什么人制造的。她几乎把所有的商店都搅翻了一遍，其他各家都没有像那样的东西。那是一条白金表链，

式样简单朴素，只以货色来体现它的价值，根本没有什么俗不可耐的装潢——一切好东西都应该是这样的。它还真配得上那只金表。她一看到这表链就认为非给杰姆买下来不可。它简直像他的为人，文静而有价值——这句话拿来形容表链和杰姆本人都恰到好处。她以二十一元钱的代价获得那条表链，然后带着它和剩下的八角七分钱匆匆地赶回家。杰姆有了这条表链，就可以在任何场合毫无顾虑地看看钟点了。那只金表虽然华贵，可是因为他用一根旧皮条来代替表链，他有时只是偷偷地看一眼。

德拉回到家后，谨慎与理智稍稍代替了陶醉。她拿出烫发铁钳，点起煤气，开始补救由于爱情加上慷慨而造成的灾害。亲爱的读者们，这是一件艰巨的工作，而且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

大约过了四十分钟，德拉头上布满紧贴头皮的小发髻，变得活像一个逃学的小学生。她仔细而苛刻地对着镜子反复照了许久。

“杰姆看见我的样子，也许会把我杀了。”德拉自言自语地说，“他会说我是康奈岛游戏场的卖唱姑娘。但是我有办法呢？——唉！只有一元八角七钱，除此之外，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当时针指向七点的时候，咖啡已经煮好了，煎锅也放在炉子上面热着，随时准备煎肉排。

杰姆回家一向都很准时。德拉把表链对折了握在手里，在靠近门口的桌子上坐下来，杰姆打开门时先看到这里。接着，她听到楼下响起了熟悉的脚步声，她脸色立刻变白了。她有一个习惯，往往为了日常最简单的事情祈祷几句，

动作，旁人大约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老三虽则是一个很沉郁，脾气很特别，平时说话老是阴阳怪气的女子，对我与老二中间的事情，有时却很出力的在为我们拉拢。有时见了老二那一种打得我太狠，或者嘲弄得我太难堪的动作，也着实为我打过几次抱不平，极婉曲周到地说出话来非难过老二。而我这不识好丑的笨伯，当这些时候心里头非但不感谢老三，还要以为她是多事，出来干涉人家的自由行动。

在这一种情形之下，我和她们四姐妹，对门而住，来往交际了半年多。那一年的冬天，老二忽然与一个新自北京来的大学生订婚了。

这一年旧历新年前后的我的心境，当然是惑乱得不堪，悲痛得非常。当沉闷的时候，邀我去吃饭，邀我去打牌，有时候也和我去看电影的，倒是平时我所不大喜欢，常和老二两人叫她做阴私鬼的老三。而这一个老三，今天却突然的在这个南方的港市里，在这一个细雨蒙蒙的秋天的晚上，偶然遇见了。

想到了这里，我手里拿着的那枝纸烟，已经烧剩了半寸的灰烬，面前杯中倒上的酒，也已经冷了。糊里糊涂的喝了几口酒，吃了两三筷菜，伙计又把一盘生翅汤送了上来。我吃完了晚饭，慢慢的冒雨走回旅馆来，洗了手脸，换了衣服，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终于一夜没有合眼。我想起了那一年的正月初二，老三和我两人上苏州去的一夜旅行。我想起了那一天晚上，两人默默的在电灯下相对的情形。我想起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她在她的帐子里叫我过

把肉排烧上好吗，杰姆？”

杰姆好像忽然从恍惚中醒过来。他把德拉搂在怀里。为了不让读者感到尴尬，让我们花十秒钟工夫谈谈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吧。每周八块钱的房租，或者每年一百万块钱的房租——其中有什么区别？一个数学家或是一个滑稽家可能给你一个不同的答复。麦琪带来了珍贵的礼物，但是其中没有那样东西。这句晦涩的话，下文将有说明。

杰姆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包东西，把它扔在桌上。

“不要对我有任何误会，德拉，”他说，“不管你的头发剪掉与否，我对你的爱是绝不会改变的。但是，你打开那包东西，就会明白，刚才我为什么会愣住了。”

白皙的手指敏捷地撕开了绳子和包皮纸。接着是一声狂喜的叫喊；紧接着转成女性神经质的号哭。很显然，需要男主人公来安慰她。

原来，德拉打开礼物包装，摆在眼前的是那套插在头发上的梳子——全套的发梳，两鬓用的，后面用的，应有尽有；那是百老汇路一个橱窗里的、德拉渴望了好久的东西。纯玳瑁做的、边上镶着珠宝的美丽的发梳——配那已经失去的美发，颜色恰恰合适。她知道这套发梳是很贵重的，而且已经向往很久了，但是从来没有想占有它的愿望。现在居然为她所有了，可是，那需要用来装饰的头发却已不存在了。

但是德拉还是把它紧紧地抱在胸前。隔了好久，她才抬起迷蒙的泪眼，微笑着对杰姆说：“我的头发长得很快的，杰姆！”

接着，德拉像一只挨了烫的小猫似的跳了起来，喊道：

“噢！噢！”

杰姆还没有看到送给他的美丽礼物呢！她热切地把它托在自己的掌心上递给他。这无知无觉的贵重金属似乎闪闪地反映着她的快活和热诚的神情。

“漂亮吗？杰姆？我跑遍了全城才找到它，从今往后你每天要把表看上一百次。把你的表拿给我，我要看看配上它是什么样子！”

杰姆并没有照她的话去做，而是倒在小榻上，双手枕着头，脸上带着些微苦涩的微笑。

“德拉，”他说，“让我们把圣诞节的礼物搁在一边，暂时保存起来。它们实在太好了，现在用了未免可惜。我是卖了金表换了钱给你买的发梳。现在请你煎肉排吧！”

那三位麦琪，读者都知道，全是非常有智慧的人。他们带来礼物，送给生在马槽里的圣婴耶稣。他们首创了圣诞节馈赠礼物的风俗，他们既然有智慧，他们的礼物无疑也是聪明的，可能还附带一种碰上收到同样的东西时可以交换的权利。我在这里向读者叙述了一个没有曲折、不足为奇的故事；那两个住在一间公寓里的人，极不聪明地为了对方牺牲了他们家里最宝贵的东西。但是，让我对目前一般聪明人说一句最后的话，在所有的馈赠礼物的人当中，他们两个是最聪明的；在一切接受礼物的人当中，他们也是最聪明的。他们就是麦琪。

白 光

—— 鲁 迅

陈士成看过县考的榜，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他去得本很早，一见榜，便先在这上面寻陈字。陈字也不少，似乎也都争先恐后的跳进他眼睛里来，然而接着的却全不是士成这两个字。他于是重新再在十二张榜的圆图里细细地搜寻，看的人全已散尽了，而陈士成在榜上终于没有见，车站在试院的照壁的面前。

凉风虽然拂拂的吹动他斑白的短发，初冬的太阳却还是很温和的来晒他。但他似乎被太阳晒得头晕了，脸色越加变成灰白，从劳乏的红肿的两眼里，发出古怪的闪光。这时他其实早已看不到什么墙上的榜文了，只见有许多乌黑的圆圈，在眼前泛泛的游走。

隽了秀才，上省去乡试，一径聊捷上去，……绅士们既然千方百计的来攀亲，人们又都像看见神明似的敬畏，深悔先前的轻薄，发昏，……赶走了租住在自己破宅门里的杂姓——那是不劳说赶，自己就搬的，——屋宇全新了，门口是旗竿和扁额，……要清高可以做京官，否则不如谋外放。……他平日安排停当的前程，这时候又像受潮的糖塔一般，刹时倒塌，只剩下一堆碎片了。他不自觉的旋转了觉得涣散了的身躯，惘惘的走向归家的路。

他刚到自己的房门口，七个学童便一齐放开喉咙，吱

的念起书来。他大吃一惊，耳朵边似乎敲了一声磬，只见七个头拖了小辫子在眼前晃，晃得满房，黑圈子也夹着跳舞。他坐下了，他们送上晚课来，脸上都显出小觑他的神色。

“回去罢。”他迟疑了片时，这才悲惨的说。

他们胡乱的包了书包，挟着，一溜烟跑走了。

陈士成还看见许多小头夹着黑圆圈在眼前跳舞，有时杂乱，有时也排成异样的阵图，然而渐渐的减少，模糊了。

“这回又完了！”

他大吃一惊，直跳起来，分明就在耳朵边的话，回过头去却并没有什么人，仿佛又听得嗡的敲了一声磬，自己的嘴也说道：

“这回又完了！”

他忽而举起一只手来，屈指计数着想，十一，十三回，连今年是十六回，竟没有一个考官懂得文章，有眼无珠，也是可怜的事，便不由嘻嘻的失了笑。然而他愤然了，蓦地从书包布底下抽出誊真的制艺和试贴来，拿着往外走，刚近房门，却看见满眼都明亮，连一群鸡也正在笑他，便禁不住心头突突的狂跳，只好缩回里面了。

他又就了坐，眼光格外的闪烁，但目睹着许多东西，然而很模糊，——是倒塌了的糖塔一般的前程躺在他面前，这前程又只是广大起来，阻住了他的一切路。

别家的炊烟早消歇了，碗筷也洗过了，而陈士成还不去做饭。寓在这里的杂姓是知道老例的，凡遇到县考的年头，看见发榜后的这样的眼光，不如及早关了门，不要多管事，最先就绝了人声，接着是陆续的熄了灯火，独有月